

青玉案

REC

文学与直播

现代技术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文艺术进行着不断的搏斗,而“技术决定论”也在作家、艺术家中间引起过热烈的争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种翻新出奇的媒介技术对市场的占领也为文学艺术再次带来新的震荡...

——主持人 丛子钰

00:09:08:76

C1 C2

短视频与文学传播的逻辑

周朝军

周朝军,青年作家,文学期刊编辑。

近期,我正在进行一些新鲜的尝试:邀请作家放下身段,化身“网红”,走向16:9的手机屏幕,在并不知道会有多少观众围观的情况下,与大家聊一聊文学,谈一谈人生...

在当下,文学的影响方式微可能是我们讨论“文学与时代”“文学如何融入当下生活”这类话题时的前提,但当我在抖音上或以假正经、或一本正经的样子谈论了一个月的文学话题,筹备几场直播活动后,我惊讶地发现,其实这种判断不一定是对的。

短视频APP出现之前,自媒体江湖的前辈是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但对于文学界来说,我个人认为上世纪90年代末和国内互联网行业一起草长莺飞的各类文学网站也是符合自媒体命名标准的...

这与互联网的逻辑算法有关。微博的传播主要是“意见领袖”模式,看似完全散开的平台,实际上大多数话题都由大V、公知等主导,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学信息想要在微博逻辑下投递到有效用户面前,障碍是必然的。

直到大数据概念的出现,短视频这种新的互联网传播载体依托于大数据,根据用户的观看习惯,给每一位用户勾勒“脸谱”,玩的是“需求”逻辑,传播的有效率大幅提高。疫情期间,我在抖音平台做起了严肃文学科普,实际运营月余,当月涨粉5000+,此后每天涨粉1000+,目前粉丝24000。



10000左右粉丝的情况下,我推送的多条短视频播放破百万。抖音视频采用分级投递逻辑,比如开始投递1000人,根据这1000人的观感,决定是否投递给10000人,依此类推。

严肃文学的潜在阅读群体其实对当下文学界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这在我的视频留言区清晰可见)。我们多年来看到的是文学书籍销量下滑,但相比于文学的黄金年代,当下图书的品种可谓爆炸式增长,文学之外的各类信息的增长则更为迅猛。

所以我觉得,当下生态之中,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存在沟通的障碍。那么,如何打破这种障碍?我觉得有大数据技术支撑和以兴趣爱好为传播逻辑的短视频自媒体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

这一个多月的尝试,证明我的实验不是失败的。当我的抖音账户还不满10000粉丝的时候,我推送的视频中就有两条播放量突破了百万。随即我想每周邀请一到两位一线作家,或者评论家、知名文学刊物主编,面向全国文学爱好者解感授业、聊聊文学、谈谈人生。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大众文化流行时代中读者的审美趋向。当我们谈如何了解读者审美时,实际上要讨论的是如何让文学融入当下的生活。我认为《平凡的世界》在今天依然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是因为它传递着某种超越时代、人类社会一直需要的某些信念...

直播时代的文学

宗城

宗城,青年写作者,作品散见于《ONE》《单读》《作品》《青春》《财新周刊》等。



我们活在一个人人直播的年代。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一块小小的彩色屏幕,联结了从西藏到上海、从黄土高原到内蒙古草原的人们。有一组数据说:“2019年6月,网民观看直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4.3亿。”

直播融入了全民的生活方式,它象征着更轻、更快速的生活。身处直播时代,文学人士的担忧是,直播会不会加剧文学的边缘化?当互联网时代已经造就了严肃文学的式微,直播会进一步瓜分人们对文学的兴趣吗?

这个问题的大背景,实则是媒介变革时代文学的走向。当人们谈论直播会不会改变文学,他们担忧的其实是,媒介变革导致的更快更环境,会不会杀死严肃文学?这个论调已不新鲜,早在手机流行时就有了,但文学和直播的关系,并不是针锋相对的关系...

直播时代,轻盈文学会更加受宠,一些作家为了顺应潮流,将创作出手直播、影视改编结合得更紧密的文字,比如在创作时更注重镜头感、大量短句的运用,还有对网络聊天场景的书写...

直播不会造成文学的衰亡,只要在,文学就在,但直播会侵蚀文学的生产机制。它不仅是经济上的影响(比如出版社利用直播增加文学图书销量),也是对作者创作意识的影响。

它不仅是在经济上的影响(比如出版社利用直播增加文学图书销量),也是对作者创作意识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股直播文学浪潮的兴起,我无法具体描述它的形式,但不妨设想几种可能...

近年来,非虚构成为热词。以《人物》《GQ报道》《正午故事》《真实故事计划》《谷雨实验室》等媒体为主的非虚构创作,成了读者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非虚构浪潮,其实最初源于杜鲁门·卡波特创作的《冷血》。在特稿作家盖·特立斯的发掘下,它成为美国的文学风尚,进而传播到中国。时下说的非虚构,是指注重文学质感的特稿报道...

身处时代变革的关口,从事严肃文学的作者需问自己一句:“你为什么选择文学?”如果是为了美酒和豪车、山呼海啸的关注,这种追求并不可耻,但很遗憾,文学可能无法满足你这个心愿。

文学作为一种形式,它的优势在于深层次的阅读享受,而不是轻快的、即时性的刺激。另一个佐证,就是我们发现今天卖得最好的文学,往往是电影镜头感、文字上比较轻快的文学...

直播不会造成文学的衰亡,只要在,文学就在,但直播会侵蚀文学的生产机制。它不仅是经济上的影响(比如出版社利用直播增加文学图书销量),也是对作者创作意识的影响。

我为何做一个读书“UP主”

肖星晨

肖星晨,高校教师,青年小说家,b站文学区up主



大家好,我是花生酱,欢迎光临我的读书频道。”

这是我的开场slogan。虽然简单,但做第一个视频时,我花了整整两天确定这句话。

我做读书视频的动机很简单,一方面是想把自己读过的书分享给其他人,满足自己的表达欲望;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外在压力,强迫自己保持阅读和写作的习惯。

说干就干,于是就有了塞林格《九故事》、廖一梅《恋爱的犀牛》解读等几个视频作品,还有一个开箱视频《最近买的一小堆书》,接下来我打算做女性主题系列,谈女性的独立、自由与平等。

据我观察,B站上知识分享类的直播类视频很早就有了,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不同的类型。比如,“小圆脸”天真与感伤的

小说家”这些up主,分享看完某书之后的评价,像是文学评论的视频版,但更私人随意;而像“有书快看”这种up主,主打5分钟带你看完一本书;还有制作成本比较高的文学纪录片如《但是还有书籍》,形式比较传统,但制作最精良...

我在视频发布之后,总是控制不住,5秒钟就想要刷新一次,看看播放和点赞数。平台有一套复杂的计算方法,数据流量的好坏是平台判定视频质量好坏的参数,好的视频被平台推送给更多的用户首页上,就像滚雪球一样,受众会越来越广,影响力会几何式地增长。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必须在严肃的语境中讨论文学吗?许多人会故作包容地回答,当然不是。但在现实中,文学确实被局限在狭窄的、只可供精英知识分子入内的领域中。

比如我在不少的读书视频中看到弹幕写到“我又种草了”;比如在我推荐《九故事》视频下面,有很多粉丝留言讨论“香蕉鱼”的象征性;比如很多人因《但是还有书籍》而了解了一些译者、编辑和图书本身的故事...

我最近在做的是《包法利夫人》。我在讲稿里引用了这段话:“她买了一本吸墨纸,一盒信笺,一杆笔和一些信封,尽管没有人和她通信。她掸掸架子上的尘土,在镜子里瞧着自己,然后拿起一本书,一面看一面冥想,直到书掉落在她的膝盖上为止。”